

雨中穿行大峪镇



等你在望州亭

●清风明月

听 松涛阵阵 叶恋大树枝
是谁在轻轻抚琴 奏响天籁之音

看 唐塔岑钟 禅意润清风
是谁正虔诚伏地 点燃松香之灵

等你 在望州亭
一起风中把松涛共听

等你 在望州亭
一起倾听暮鼓晨钟

等你 在望州亭
一起醉看朝霞光明

等你 在望州亭
一起拥抱白鸽塔顶

等你 在望州亭
一起赏银杏金黄飞舞精灵

等你 在望州亭
一起踏雪寻梅观雪落无声

等你 在望州亭
一起品龙泉甘甜通幽曲径

等你 在望州亭
一起看珍珠帘卷登翠岚亭

等你 在望州亭
一起感悟佛的风景

等你 在望州亭
一起追求心灵宁静

我已经化作一缕清风
自由自在 飞越风穴塔顶
我已经化作一朵流云
奋不顾身
扑向朝霞里那一抹橘红

等你 在望州亭

七绝·赞希夷(外一首)

●郭守经

梁城风穴柏参天，
千载夷园静默然。
迁客骚人游圣地，
赞扬刘氏好诗篇。

七绝·情满济仁

盛世欢歌庆有缘，
济仁养老恰春天。
耄耋皓首如云聚，
福祉同享乐满园。

盛夏雨霖

●王永宾

盛夏一夜雨，晓起空气新。
苍穹笼烟霭，花木溢芳馨。
禾苗展生机，沃野绿意深。
晨风送清凉，惬意添几分。

雨中穿行大峪镇，云山雾罩，亦真亦幻，多了几分别样的情趣。

这雨，不大，却也不小，正适合你去打开心扉，把心里的小鹿放开围栏，在雨地里撒一阵欢儿，却也不至于暴雨一般被淋得晕头转向，狼狈不堪。

雨是慢慢地濡湿了你的黑发，让你浑然不觉，仿佛东海龙王在天庭向玉皇大帝禀报完诸事，闲极无聊，信手捻起天池里的一枝碧荷，旋转着，把天水哩哩啦啦洒下了人间，又凭借九霄之凤的作用，变得飘飘洒洒起来。

这雨，虽然不大，却足以让这里的满山涨起了一层白雾，与密密麻麻的杂树纠缠在一起，愈发衬托得山路的蜿蜒曲折。我们的车子，在山路小心翼翼而又轻快地奔跑着，溅起两条放射状的水线，像极了一艘乘风破浪的帆船。

道路两旁的那些村庄，平日里本就难觅农人的踪迹，此时更加“云深不知处”，就连那些桑树颠的鸡鸣和深巷中的犬吠，此时也万籁俱静。或许，它们也在这雨中静静睡去了。

无从窥视到他们的踪迹，无从偷听到它们的声音。你只好望着雨蒙蒙的车窗外，遥想他们或许此时正在开了电灯的堂屋里，围着桌子，一局扑克正打到难分难解的时刻；或许他们刚刚炒了几个菜，正打开一瓶老酒，尚未酒过三巡；或许他们正打着雨伞，在树林下捕捉刚刚拱出土的蝉蛹；或许他们正穿着雨披背着袋子，在谷子地里撒肥料呢。

而那些鸡子，或许此时在雨中的树上，用双爪紧紧抓着树枝，蜷缩着身子，把头藏在羽毛中，渐渐沉入梦境。那些狗儿则早早找好了避雨的小棚子，头尾相接，在梦中惬意般喉咙里发出低吼。那些肥猪三五成群挤在一起，鼾声此起彼伏。那些羊儿依旧在偷偷啃食着干草，羊仔在追逐着羊妈妈的尾巴。

还有那些把窝搭在树上的鸟儿，鸟妈妈伸开翅膀，庇护着集中的雏儿，一只不安分的雏儿忽然就挣脱了妈妈的翅膀，张开黄口，饿极了唧唧叫着。燕子在雨中，扑棱着翅膀，越飞越高，直到变成一个黑点。麻雀像逃窜的贼一样，忽然就从一片树林里冲刺出来，你还未缓过神来，它已经呼啦一下子飞进了另一片树林里，留给你两声急切的连鸣。

头顶，穿山过峡的高架桥，一半留在人间，一半隐在仙境。偶尔有飞车经过，只听得见倏忽而来迅疾而去的车轮声响，却难觅飞车的踪迹。你循着声音望过去，一片黑压压的树木，看不到枝叶，一层层簇拥着半个大鸿山、小鸿山。你收了目光，望望路边崖下的黄洞河，青冥浩荡不见底，唯有溪水附和着雨声，让你一时分辨不出是雨声还是水声。

车子驶进古色古香的大峪街，店多的店铺都开着门，店主在悠闲地嗑着瓜子，玩着扑克，聊着语音，这是难得的鲜有顾客光顾的雨中时刻。虽是小镇，雨中的小街两旁却停满了各色的车辆，让小街更显得局促起来。平日里五分钟走完的路程，过了十几分钟，你还在街中央蜗牛一般爬行。

当车子转过北街口，你觉得自己的身子在坐飞机一般抬升，窗外的大鸿山在渐渐变矮，直觉告诉你，已经进入靳马公路的西线了。路是新铺的沥青，稳稳的，车子仿佛一架客机，在不知不觉离开地面。

在车子转弯的一刹那，你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雨中的古镇。原来刚刚走过的小街，现在愈发变得微小了，若隐若现，成为老子笔下的“小国寡民”，成为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成为李白笔下的“谢公宿处”。

走在西线，是一种坐过山车一般的感觉，何况在雨中，更多了几分清幽的意境。那些平

日里险峻的山脉、庙宇、古寨、山村，都似中了电脑删除键的魔法一样，没了踪迹。你在脑海中极力用一只无形的手，在回收站里搜寻它们的踪迹，一次次试图复制粘贴保存这些踪迹，却最终只找到一片雨蒙蒙的空白。

唯有雨声淅沥，水声玲珑，风声低吟。以及，偶尔飘落的一片叶子。

这样也好，你可以不必拘泥于那些现实中的景象，把它们想象得百转千回、美轮美奂，用心儿构筑它们最理想的形色、最美妙的故事。

那老婆寨，山顶有一棵大树，树下坐着一位老奶奶，是从月宫下凡的捣蒜白的月奶奶；或许还应该有一块大磨石，老奶奶在用力磨磨着一根粗大的铁杵，李白就毕恭毕敬地站在旁边；或许还有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在天桥上聚精会神地读着一部兵法，张良正小心翼翼走到天桥上，蓦然就看见了一只遗落的鞋子；或许还有一头青牛在低着头只顾贪吃地上的青草，老子枕着竹筒沉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

那梁家寨，此刻正经历着一场血雨腥风的鏖战。南北寨门紧闭，四周爬满了狼烟不堪的倭寇，膏药旗已经披头散发。寨子里的民众手握钢枪、腰里别着玉米棒子一般的手榴弹，紧紧盯着伺机而动的来犯之敌。忽然镜头一转，现出和平的景象，破败不堪的窑洞式房屋整饬一新，新砌的瞭望孔，旧日锻造的水窖里碧水清清，通向寨外的暗洞成为避暑胜地。

那石榴嘴寨，经历一百五十余年的风雨剥蚀，依旧傲然独立。在晚清，它抵御了无数次匪患的侵袭；在抗日战争中，王树声、皮定均在此打击来犯之寇，让他们丢盔弃甲、知难而退。那饱满的石榴，此时在雨中或许正裂开嘴，把香甜的美味传向四方。

在无边无际的遐思中，车子忽而盘旋而

上，忽而直冲沟底，忽而平行如潮，忽而激流险滩。空中，迷迷蒙蒙、混沌一片；道路两侧，忽而陡峭的崖壁，忽而深不见底的沟潭，影影绰绰，不可名状。恍惚进入了无人区或者穿越了多维世界，历史与现实，传说与真实，仿佛就在不远处的白雾中连接。

这样想时，觉得雨是有灵性的，它给以久旱逢甘霖的希望，它给人以醍醐灌顶般的理性。想到中国从古到今发生的故事，很多都是雨中留下的记忆。

从父亲鲧治水失败而接过大任而冷静思考治水之道的禹，到感慨物是人非而吟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杜牧，到被贬黄州雨中穿著蓑衣、草鞋持竹杖而疾行的苏东坡豁达吟唱“也无风雨也无晴”，再到心系国家安危的东林党人顾宪成撰写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再到目睹解放军千帆竞发、横渡长江而吟诵“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风雨就是万千思绪的引子，抒发出多少的慷慨激昂；风雨就是万千言语的笔墨，挥洒出多少的锦绣文章；风雨就是万千历史的思考，沉淀出多少的成败得失。

这样想时，觉得这雨不是刚刚从天上来的，而是从远古的时代飘飘洒洒而来，飘过了三皇五帝，飘过了夏商西周，飘过了春秋战国，飘过了秦皇汉武，飘过了唐宗宋祖，散发着醉人的墨香，不经意间就扑入了我的眼帘。

这样想时，忽然觉得，那些不见踪迹的山脉、庙宇、古寨、山村，真的在历史与现实、传说与真实的叠加中，倏忽而来倏忽而去，若隐若现，亦真亦幻。

由此觉得，雨中的大峪镇，确实更有一番妙趣。

郭

接天莲叶无穷碧

7月18日，滕口水库周边游园荷花盛开。

梁杨子 摄



父亲的脊梁

周末在家收拾家务，听到刘和刚的《父亲》，一下子热泪盈眶。好长时间没有回家看父母了，想给父亲发微信视频，可已经80多岁的父亲不会玩智能手机，更别说微信了。心底的思念翻涌而来，我顾不上收拾家务，买了父亲最爱吃的糕点，跨上单车一路飞奔，回老家看望父亲。

到了家，大门紧闭，父母都不在家。咦？都去哪了？我正要给哥哥打电话，邻居对我说：“你爸妈都下南地锄洋葱了！”

我笑着致完谢，放下礼物也去了南地。田地旁边的三轮车上已经收获的紫红色洋葱，足足有碗口大，特别喜人。父亲刚好背对着我直起腰，用长条毛巾艰难地双手反扣着擦背上的汗水。看到父亲紫铜色的脊梁上一道道汗水夹杂着被玉米叶划破的红色伤痕，我的心一阵生疼，快步钻进玉米地里，接过父亲手中的毛巾帮父亲擦脊梁上的汗水。

父亲一扭头看到我，满脸的褶皱笑成了一朵花：“利芳回来了！你别进地了，小心玉米叶划破你的胳膊。”听了父亲的话，我的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眼泪。我可亲可敬的老父亲啊！您都80多岁了还在田里干活，还依然用您坚实的脊梁保护着已经长大的女儿。女儿再大，在您眼里都是小孩儿，都是您掌心里的宝贝啊！

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忙完地里的活，就会把我背到背上，逗我，哄我，全然不顾一天的劳累，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纺花，纺花

车吱吱呀呀的纺线声，就像一催催眠曲，父亲的脊梁就像是我儿时的摇篮。不一会儿，我就在父亲的脊背上听着吱吱呀呀的纺线声，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我小时候身体弱，老生病。那年冬天，大雪纷飞。我感冒发烧了，小脸儿烧得通红。父亲二话没说，踏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背着我到几里外的卫生室给我看病。一路上，虽然天寒地冻，但我趴在父亲的背上，觉得父亲的背好温暖。打完针，回来的路上，我依然伏在父亲的背上，父亲的体温温暖着我，我竟然睡着了，连啥时候到家都不知道。等到第二天，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时，我醒了。守了我一夜的父亲看我醒来，赶紧摸了摸我的额头，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俺妞的烧终于退了，赶紧起来吃你妈给你做的酸汤面叶，再出汗就全好了！”

后来，我上学了，父亲总说我女孩子家身体弱，不让我下地干活，怕我晒黑，怕我受伤。那年暑假，我说我长大了，要帮父亲去瓜田里帮忙看瓜。因为瓜田四周没有一棵树可以乘凉，父亲一大早就起来在田间

地头搭了一个小小的瓜棚，还在上面铺了厚厚的麦秸和树枝树叶，嘱咐我：“要是太热就回家，可别中暑了！”我答应着，躲进瓜棚，看起书来。

太阳火辣辣地照在田里，天炎热得很，没有一丝风，父亲在瓜田里一个个挑选着成熟的西瓜，抱起这个敲敲，拿起那个听听，不一会儿父亲的衣服就被汗水浸湿透了。他顾不上擦汗，要赶紧把车装满，一步步拉着架子车赶在十点之前到达十几里外的县城，卖个好价钱。我想帮父亲装瓜，父亲看我瘦小的身材说：“你抱不动的，等你长大了再帮忙吧，快去瓜棚里，看晒着了！”

等到太阳快落山时，父亲从县城回来接我回家，见面就问：“怎么样？热不热？”“还好，有瓜棚呢，不热！”父亲让我坐在架子上，拉着我在晚霞中一起回家，坐在车上，看着父亲被晒得起着皮的脊梁，我的眼泪禁不住无声地流下来。

是的，人世间，父母都是爱他们的孩子的，但爱的方式却有千千万万，抚育人家的父母让儿女吃穿不愁，高干人家的父母让儿女接受最好的教育。而我的父亲，一个普

普通的农民，一个同样爱自己儿女的父亲，对我的宠爱，就是炎炎烈日下瓜棚里的那一片凉爽。

父亲在黄土地上辛勤耕耘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虽然很苦很累，但父亲从无怨言。父亲常告诉我：做人要有骨气，要有担当，要清清白白坦坦荡荡。就像我们的脊梁，要永远挺直，不能让人家背后戳咱们的脊梁骨。做人跟种地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付出才有收获。你只要真心付出，辛勤耕耘，才会有收获。土地包容万物，土地滋养生灵，做人也要像土地一样，不要斤斤计较，要懂得付出博爱。

后来我长大了，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旅程。每当累了，困了，遇到挫折遇到委屈时，我都会想起父亲的脊梁父亲的话。小时候，父亲的脊梁是我温暖的摇篮；少年时，父亲的脊梁是我依靠的港湾；青年时，父亲的脊梁是烈日下的凉荫；中年时，父亲的脊梁是我前进的力量。

孙利芳

征稿启事

《今日汝州》副刊2020年优稿优酬，现面向社会征集优秀文学作品，要求如下：

1.文字稿件体裁不限，散文、诗歌、随笔、杂文均可，稿件不超过1500字，诗歌原则上不超过30行。

2.“萌芽”专栏征集优秀中小學生作文。小学生作文不超过500字，初中高中生作文不超过1000字。

3.另征集各类书法、绘画、摄影作品。来稿请以JPEG图片格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稿件内容要求积极向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展现我市厚重的人文风情、民俗文化为主，描写我市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现状，再现良好的精神风貌。

邮箱：jinrirzhoufukan@126.com